

第五十二章 王啟年的人生

書名：《慶餘年》 作者：貓膩 字體：+大中小-

王啟年看著麵前的燒餅攤子，嗅著香辣香辣的味道，鼻頭一酸，險些哭了出來。最近這段日子他的生活很不好過，被院裏除了名，不止是失去了俸祿以及養老這麼簡單的事情，更關鍵的是，不論哪部衙門，一旦看見他的檔案中曾在監察院任職的記載，便會禮貌地請他離開。而像一般的商鋪，更是不會請自己，自己也不會用算盤，隻會用刑具，更不會做買賣，隻會查案。

想當年自己初進監察院，意氣風發，偵緝破案，手下犯事官員誰不得老實吐露罪情，誰曾想到，竟然也會有如喪家犬的這一天。如今年紀也大了，家中還有妻子兒女要養，唉...

他有些失魂落魄地離開，摸著腰裏的幾塊碎銀子，他心想自己是得罪誰了，竟然落到這般田地。

其實他也清楚，為什麼自己會被除名??這件事情的起因很簡單，聽說上次主子的主子的主子微服去慶廟散心，不知為何被一個莽撞的少年闖了進去，事後才發現，沿街布防的宮中侍衛竟在那一次裏麵全部昏了過去。宮中大火，所以開始追查，監察院也開始協助。

本來這事兒與他也沒多大關係，但誰也想不到，通過沿街走訪，內務部竟然查出來，那名少年在進入慶廟之前先來了監察院??這事兒可就大發了，陳大人不在京都，監察院就像是沒爹的孩子，監察院的高級官員們心想，萬一宮裏認為那少年與院裏有什麼關係，這可怎麼說的清楚？

調查地最後。查出了王啟年。因為那名少年進入監察院後，有很多監察院官員證明，少年拉著王啟年說了很多的話。王啟年一頭霧水地接受調查，將自己與少年的對話全部講了出來。就是隱去了有關對方是費大人學生的事實。內務部也沒有查出王啟年別地問題，隻好算了，但還是隨便找了個由頭，將他踢出監察院，算是找了個替罪羔羊。

王啟年就這般可憐地被趕了出去，但他依然沒有說出那名少年的身份，因為他心裏隱隱清楚，這事兒不是表麵這般簡單，少年可能缺乏經驗，隨便地泄露自己的身份。但自己卻不能這樣做??失去差事雖然可怕，但得罪了費大人更可怕，這是所有監察院官員都非常清楚的事情。

“等費老回來了。我去告狀去。”王啟年哭喪著臉，腦袋有氣無力地搭在高聳的肩膀中間，往遠處走去。

...

“王兄。”一名一處的官員滿臉微笑從街角閃了出來，攔住了他的去路。

王啟年定睛一看，認出對方是一處的沐鐵。聽說眼下正在牛欄街刺殺事件調查小組裏工作，和自己平時沒有說過幾句話，怎麼這當兒卻有空來找自己？他滿臉狐疑地行了一禮：“沐大人。有何貴幹？”

沐鐵臉上堆出近乎於諂媚般的笑容，柔聲說道：“恭喜王兄，賀喜王兄。”

他本來以為能夠攀上範閑這根高枝兒，沒料到卻是給他人做了嫁衣裳，不過看範公子既然將這事兒交給自己聯絡，將來總有再接近一步的可能。本來他是個一心撲在公務上地木訥人，但是年歲漸長，也沒辦法要為自己將來打算打算，一看到範閑的腰牌。再聯係到自己當年辦某個案宗時，曾經不小心看到的隻言片語，他已經認準了範閑是隻極粗地大腿，所以對著可能是範公子親信的王啟年，才會如此恭敬。

隻是沐鐵素來木訥，今日初做此事，臉上諂媚的笑容就顯得有些僵硬，不夠自然了。

王啟年心頭一顫，看著對方臉上僵硬的笑容，心想難道自己要被滅口了嗎？

餘悸未消的王啟年坐在一個僻靜地房間裏，看著對麵那個漂亮的公子哥。就算將對方化成灰自己也一定認得，因為對方就是那個害得自己被趕出監察院的少年。看見那塊腰牌之後，王啟年知道自己賭對了，這位公子明顯不僅是費大人地學生，還有更可怕的身份。

範閑實在是沒有料到這塊腰牌會有這麼厲害的作用，不由眯著眼開始回憶以前與費介在一起的歲月，監察院的那個跛子，是自己剛轉生時就看見的救命恩人，很明顯，監察院是看在母親的麵子上，才會對自己如此照顧，那麼自己

就一定要把這個優勢利用好才行。

“我说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吗？”范闲微笑望著王启年，这个官员年纪有些大了，家中有妻有子，正好符合范闲的要求，他没有统御下属地经验，所以这一切都要在过程之中学习，所以他愿意自己的第一个亲信，是一个偶尔认识的，而且野心不会太大的人。

“明白了，范公子。”王启年笑了笑，手指下意识地在腰带上，那裏除了几块碎银子之外，已经多了好几张银票，“不对，应该是范大人。”

“我刚入京都不久，所以没有什么得力的手下，老师又不在京中。”范闲想了想后说道：“我还有个亲信，叫滕子京，只是目前受了伤，估计几个月内不得好，将来他身体好了，我会安排你和他见面。”

“是。”王启年没有什么多余的话，这点比范闲初进监察院时，要好太多。

“想办法找些人手吧。”范闲第一次嚐试做这些事情，所以感觉有些陌生，只好一步一步地学习，“像你我这种，能从院裏调出人來吗？”

王启年忽然有些不安说道：“大人，下官...其实刚刚从院裏离职。”

范闲大驚，心想自己莫非如此不顺，問道

道：“这是什么缘故？”

王启年鼓足勇气。将监察院内部调查的事情说了，也将庆庙的事情说了，刻意在隐瞒范闲身份上多说了几句，以表露自己的先见之明和“提前产生地忠心”。

范闲皱眉問道：“我现在的职位是提司。提司的权力能不能在这件事情上帮助你？”

“当然能。”王启年大喜过望，这才知道自己跟了一位将来注定了不得的人物，“只是需要走些程序，大人可以发个手令，让我先回複监察院地身份，然后过些日子人再回院裏。”

“好，那我马上处理这些事情。”范闲看著这个半小老头，心裏也在犯嘀咕，自己找这么个人当亲信，能有什么用處。温言問道：“不知王大人最擅长什么？”

“跟蹤隱跡。”王启年一提到自己的專項，整个人的精神變得振奮起來，侃侃而談。聽了半天范闲才知道。原來自己是碰上奇人了，這位王启年少年時是慶國北部的一個獨行賊，最喜歡在當年北魏與慶國間那十几个小諸侯國之間流來竄去，將在甲國偷盜的貨物販賣到乙國，卻又將乙國偷盜的東西賣到丙國。因為從來不肯吐露贓物的原始來源，加上天生擅長隱匿形跡，所以倒是很安全地做了幾年無本生意。直到後來這些小諸侯國的官差們恨急了。聯起手來四處圍堵，他實在無法施展手段，才被迫進入慶國，不料一進慶國卻撞到了當時正在隨皇帝籌劃北伐事宜的監察院院長陳萍萍，束手就擒，從此變賊為官，一直到了今日。

范闲看著他的眼睛，輕聲說道：“司理理正在被押回京都，或許有人要截她。或許有人要殺她，但不論是哪種，你不要去管，你隻要盯著那些人，看他們最後是和誰接觸。”他頓了頓，有些不好意思說道：“因為你剛才說過，你最擅長追蹤覓跡，武技卻很差，所以我隻好想了這麼個愚蠢地法子。”

王启年笑著回答道：“年輕的時候，院子還沒有現在這麼大，我和宗道兩個人是院子裏追蹤術最強的兩個人，隻不過他後來一直跟在院長大人身邊，我卻有些懶了，改成了文職...不過大人放心，雖然半老胳膊半老腿兒，盯幾個人應該還沒問題。”

“我有官司在身，不能離京，不然一定去看看你地技藝。”范闲笑了起來：“老王，別的不說，你先把自己的老命顧著，這最重要。”

確立了這件事後，范闲人不停腳地回到了范府，皺著眉頭讓妹妹把自己受傷的肩膀重新整了一下，自己配了些益母草藥粉，止血生肌，果有奇效。他的傷處是不肯讓那些醫生來動地，一方麵是不信任對方治療毒傷的本領，另一方麵是若若纖細微涼柔軟的手指頭，總比那些老繭在在地魯男子熊掌要舒服可愛許多。

進了書房，看著華發漸生的司南伯，范闲有些困難地行了一禮，很直接地說道：“父親，我需要一些人手。”

范建看了他一眼，忍不住微微笑了起來：“你要盯哪裏？”

“長公主的別院，宰相家的傭人房，太子經常逛的妓院，二皇子喜歡去的馬球場...靖王府家的葡萄架子？”范闲聳

聳肩，“您知道我對這些事情並不是很專業，所以需要您支援我一些比較專業的人手，然後由他們作出判斷，怎樣才能查到幕後那人。”

範建舉起食指搖了搖：“我們不需要專業，這句話你說對了，但是我們需要統籌安排，一群專業的人，在一個沒有經驗地人的安排下，依然做不好這些事情。”

“請父親指點。”範閑說的很誠懇。

範建看了他一眼，又低下頭去繼續看書：“其實你說的那些地方，已經有人在盯了。我隻是很奇怪，你剛來京都不久，怎麼知道這些地方的。”

範閑笑了笑，知道父親表麵上勸自己先忍耐，其實自己早就開始了暗中的調查：“多和下人們聊聊天，就很容易知道一些事情。”

範建頭也未抬，目光依然停留在書上：“不過你做好心理準備，在京都的調查，估計不會有任何結果。”

範閑皺了皺眉頭。

範建繼續說道：“還是要看司理理那裏。”他頓了頓又說道：“你殺死的那兩名女刺客...好象是東夷城四顧劍的徒子徒孫，而且聽說四顧劍很久沒有在東夷城露麵了，你小心一些。”範閑愁苦著回答道：“如果一位大宗師專心付出一切來殺人，誰能躲得過去？”範建點點頭：“不過你應該沒有值得他動手的資格才對，且放寬些心，這隻是一個有些用處的信息。”

...

十幾日後，京都向北約有五百裏地的滄州城外，一行人正頂著晨間的寒風往南前進，這行人是監察院四處的人手，千裏追擊，終於在司理理快要逃出慶國之前，將對方拿下，這便是要押回京都準備受審去，隊伍已經往南走了許久，眼看著再過些天就能回到京都。

領頭的監察院官員遞了個饅頭進囚車，說道：“吃了它。”

司理理此時滿臉憔悴，長發散亂披著，臉頰上還有些灰垢，若範閑此時見到，定然想不到這便是與自己“同床共枕”了一夜的京都頭牌紅倌人。司理理嚼了幾口硬硬的饅頭，忽然揚臉咬牙說道：“就算將我押回京都，我也不會告訴你們什麼。”

那位官員看了她一眼，眼光裏滿是嘲弄：“你認為我們押你回京都，是想從你嘴裏知道什麼？我實在是不明白，北齊的那些同行是不是沒事兒做

了，居然讓你這樣一個蠢貨留在京都。”

司理理確實是北齊的探子，但日常卻是以花魁的麵貌見人，聽得多是恭維或是稱讚，哪有男人會這樣冷冰冰地罵自己是蠢貨，顫聲說道：“我當然知道你們不想從我嘴裏知道什麼，因為我說出來後，慶國朝政隻怕會亂上好一陣子。”

官員譏諷說道：“其實你最開始有個最好的選擇，刺殺發生當日，你就應該束手就擒，而不是遠遁，這樣一來隨便你指證與北齊勾結的是哪位官員，都足以達你們北齊的目的。而你逃了，這說明你將自己的性命，看的比這次任務更重要。”

司理理低下了頭，承認了這個事實，手指用力地捏著那個發硬的饅頭，在上麵留下深深的指痕。

[上一章](#)

[回目錄](#)

[下一章](#)